热血浇开自由花

——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

许凤仪

一

1906年秋天，19岁的熊成基伏案灯下专心致志地阅读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读着读着，他泪水直泻，怒火中烧。史可法英勇御敌、慷慨就义，清兵屠城十日、尸横街衢的情景，像电影似地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。于是，他拍案而起，愤然道："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耻的。于今政府专制，国势衰弱，列强欺侮，只有从军学武，才能强国雪耻！"

第二天，熊成基带着几件行装，来到梅花岭畔的史公祠，来到史可法像前，双膝跪地，痛哭道："史阁卿，好男儿当为浇灌民族自由之花，甘洒热血，留芳百世！"说完，他擦干泪水，站起身来，向史可法三鞠躬，而后背起行装，匆匆踏上了革命征途。

熊成基来到芜湖的姑母家。他曾随祖父、父亲在芜湖生活过两年。祖父是繁昌县令，父亲是候补通判，胞兄是候补巡检，都是朝廷命官。祖父和父亲都劝他苦读诗文，进身仕途。熊成基则说："今何时也，读书能治天下？舍武别无他路，我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心投笔从戎,推翻清王朝,以雪大耻!'熊成基口出‘狂言”,吓得祖父和父亲一身冷汗。

熊成基很快离开芜湖，渡江来到安庆，进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。不久，练军学堂停办，成基从军之志不变，遂应征入江宁新军，任某营副目。管带见其聪颖好学，喜读兵书，善谈军事，勤钻韬略，奇才初露，便介绍他到炮兵速成学堂将校科学习。一个普通下士厕身于将校之列，可谓凤毛麟角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熊成基入学练武，如鱼得水，很快取得优异学术，毕业后任江南炮兵排长。时隔不久，安徽征兵，熊成基心中盘算再三:江宁之地,长江咽喉,驻兵甚众,不易起事。祖、父和家兄仕皖有年，熟悉形势，且军中友人亦多，士气雄健，易于行动。于是，他毅然离开江南炮兵，加入安庆新军。数月之后，新军顾忠琛也由江宁调往安庆。他对熊成基颇为赏识，奇其才，嘉其志，任他为炮营队官，后欲升他为步兵营管带。熊成基考虑到倘若起兵革命，炮队实力优于步兵营，便坚辞不就，顾忠琛也就没有勉强。

早在武备学堂学习时，熊成基便结识了柏文蔚、郑芳荪、范传甲、张劲夫等一批仁人志士，参加了革命团体——岳王会，秘密在新军士兵和各军事学堂中散发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革命军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宣传品,并利用各种机会,鼓吹民族复兴。平日，熊成基对士兵极为关怀，声望日增，新军中多数下级官佐和士兵，受他影响较大，也多倾向革命。

1907 年 4 月，徐锡麟在安庆起义，枪杀安徽抚台恩铭。事先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，因临时改期，新军不及响应，终致失败，锡麟被害。熊成基和范传甲等人极为愤慨，决心继承烈士遗志，再次举义。正当熊成基等人谋划之际，革命

党人倪映典从南京调来安庆任骑兵管带，手掌一营兵力，且声望亦高，便公推他为举义首领，策划于是年除夕发难，占领安庆。孰料事机欠密，为安徽抚台朱家宝侦知，倪映典遂被撤职，举义计划夭折。

次年秋日，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镇新军于 10 月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，朱家宝亦率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。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消息，喜出望外，他们遂集义于三祖寺杨氏试馆，决定于太湖秋操时，发动起义，并公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，薛哲为副指挥，工程营由范传甲任指挥，炮营由熊成基指挥。他们议定，太湖起义后,即将端方、朱家宝拘禁起来,然后攻打安庆,夺足枪支弹药,再进兵皖北各县,与当地革命党人配合,壮大力量,浩浩荡荡，一路北上，直捣清廷巢穴北京。

会上有人耽心地说：“秋操兵力数万，我们只有一个混成协,就怕寡不敌众。”

熊成基成竹在胸,说:“秋操人数虽有数万,大多有枪无弹，且多数为胆小鼠辈,只要革命党人枪声一响,就会纷纷归顺。”

熊成基话虽如此之说，为保起义成功，他一面派范传甲前往南京，与第九镇官兵预先联络，争取响应；另一方面指定人员与参加会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，做好策动工作。无奈时间紧迫，诸多准备工作不得不紧张而有计划地进行。

徐锡麟起义失败，倪映典起义夭折，引起清政府陆军部的高度警惕，恐出事端，遂急电告知朱家宝说：新军三十一混成协新近成立，训练尚未纯熟，不必开赴太湖会操，一律禁发枪械。朱家宝接到上峰急电，只好唯命是从，随即决定三十一混成协不赴太湖秋操。

局势的骤然变化，使得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能前去太湖，秋操的起义计划也就随之破灭了。

太湖秋操起义的计划破灭了，革命志士复仇的火焰丝毫没有泯灭，仍旧在腾腾燃烧。他们随即修改计划，再举大义。

二

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，新军云集太湖，秋操如期举行。正在此时，光绪皇帝和西太后那拉氏先后逝世的消息传来，欢呼者有之,痛哭者有之,军内军外,人心惶惶,不可终日。熊成基不禁叫道:"天助我也!"他立即找到好友范传甲,说:"光绪和西太后一死，人心大乱，我们何不抓住良机，以马、炮营为主力，率先在安庆举义？安庆城内兵力薄弱，只有薛哲的一个营把守，攻下安庆之后，再与太湖秋操的革命党人配合，策动秋操新军响应,一路打向京城。"

范传甲当即表示:"机不可失,火速行动!"

第二天下午，各起义部队的代表在杨氏试馆再次举行秘密会议，一致决定当晚起义，先由熊成基负责指挥的马、炮营和辎重队千余人在城外起事，薛哲在城内率队接应。熊成基为起义军总司令，当即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。

晚上 9时，驻在玉虹门和北门外的马营举火为号。起义人员将马营管带李玉椿包围在楼上,劝其投降。李玉椿回道:"你们造反,我李玉椿决不响应!"起义军中的革命党人张烈等人当即冲上楼去，用马刀砍向李玉椿。李玉椿立即装死倒在血泊中,此人善于拳术,虽身负刀伤,仍撑伞越窗落荒而逃。张烈随即率领全体马营官兵开往城北，准备攻城。与此同时，熊成基也发动炮营起义军，击毙管带陈昌镛，而后全部人马开往城北，

与马营人马会师，直奔菱湖嘴子弹库。说来也巧，守库正目范传国正是范传甲的胞弟。他也倾向革命，听说来的大队人马是起义军，立即大门洞开。起义军得到充足的子弹，回过头来放火烧了步兵营房,全营官兵也参加了起义军。马营、炮营、步兵营士兵都参加了起义军，城外已无敌军，也便无后顾之忧了。随即，熊成基发布攻城的命令：炮兵发炮轰击抚署和督练公所，步兵攻击城东北角，骑兵和辎重队攻击西北角，预备队爬城而人。霎时，一场气吞山河的攻城战斗打响了。

起义军在等待城内薛哲的接应。枪声、炮声响过很长时间，还没有听到城内的动静，熊成基焦急了，全体起义士兵焦急了。他们万万没有料及，此时城内发生了变故。

却说安徽抚台朱家宝本已前去太湖，恭迎两江总督端方检阅秋操。当他得知光绪和西太后的死讯后，生愁革命党人乘机起事，随即打道回城，加强防范。熊成基等人刚刚举事，炮营队官徐召伯秘密逃入城内向朱家宝报告：“ 抚台，大事不好,熊成基率领马、炮营造反了 !”

朱家宝一听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他当即严令：紧闭所有城门，加强兵力防守。驻在北城脚下百花亭的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，本应在听到城外起义信号后，立即将城门打开，让起义军攻进城内，活捉朱家宝。谁知胆小怕事的薛哲，得知朱家宝回城加强防守的消息，胆颤心虚，临阵畏缩，没有及时开城。等到城外密集的枪声、炮声响过一阵，踌躇半天的薛哲才大梦方醒，急急带领部下百余人冲至北门，可良机已失，朱家宝已派巡防营加强守卫。薛哲也想孤注一掷，冲开城门接应起义军。谁知又见朱家宝率队过来，薛哲既不敢冲击城门，又不敢向朱家宝开火，只得又缩回营防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本来，范传甲是负责率领工程队接应起义军的。清军协统余大鸿已经侦知范传甲是革命党首脑人物，城外起义不会与范传甲没有关系，便对他严加防范，暗中派一名队官监视他的行动。他被软禁在营房驻地关帝庙内。关帝庙大门已被封锁。营房内枪支虽有，但无弹药，冲不出去。他试图放火烧毁营房，乘机逃出，接应熊成基率领的起义军。几次点火，均被暗中看守他的队官发觉扑灭。余大鸿得知范传甲的纵火行动后,大为震惊,当时想就地杀害,又恐时局危急,陡生事端。为防不测，他让范传甲到协本部充任卫队，跟随余大鸿出巡，以便步步监视。巡逻行至马塘附近，范传甲伺机举枪袭击余大鸿。由于监视甚严，枪声未响，范传甲便被拘捕。

城内接应失败，城外弹药将尽。熊成基率领起义军数次猛攻，均被击退。加之，朱家宝又令碇泊江心的清军兵舰炮击起义军阵地，腹背受敌，起义军伤亡惨重。此时，各路清兵援军又迫近城郊。万般无奈，次日晚上，熊成基下令兵分两路，突围出走。

熊成基带着约有数百人的队伍北上，准备进抵合肥，联合淮、颍之间的革命党人，再谋大举。岂料途中又几次遭到清军的阻击，多有死伤，至合肥清点人数，所剩不足百人。熊成基只好含泪对大家说：“ 诸位且先回家，另谋出路。成基推翻清王朝的决心，至死不变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定谋再举！诸位请多保重 !”说完,泪如雨下。

三

安庆起义,震惊朝廷,朝野上下,一片惊惶。一场大搜捕、大屠杀在安徽各地展开，范传甲、张劲夫、薛哲等三百多革命

志士，惨遭杀戮，或碎尸万段，或枭首示众。朝廷又悬赏五千银两，捉拿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。

熊成基在一个士兵家中躲藏了数日。稍事养息后，便悄悄来到芜湖姑母家。熊成基的深夜到来，姑母大吃一惊。她知道侄儿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皇上正在捉拿他，无论如何，他是不能在这儿落脚的。姑母说：“你哥哥成模，是候补巡检，也是个不小的官儿。他住在安庆，让他找找关系，或者请你祖父和父亲的好友出把力，也许能救你一把。”熊成基坚决不让姑母去见他的哥哥，因为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。

姑母给他忙吃的。他实在饿极了，饥不择食，狼吞虎咽。姑母望着蓬头垢面、衣冠不整的侄儿，耽心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祸闯大了，皇上不会饶你的。姑母这里不是久蹲之地，得快想个法子避避风！”

熊成基坦然道：“姑母，我知道外面风声很紧，你这儿也不安全。我要去找孙中山，去找黄兴，不推翻清王朝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姑母信佛，结庵以居。第二天，姑母给了他一些盘缠，又替他找了一件袈裟，经过一番化装，天黑之后，让他离开了芜湖，离开了姑母的家。

他决定东渡日本，去见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、黄兴，以图再举。

去了日本，何年何月才能回中国？他忽然思念起未婚妻程舜仪来。舜仪也是命运多舛，父母早亡。她孤苦一人，寄居在江苏海安姑父汪芷洲家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，装扮成和尚的熊成基轻轻敲开汪家大门。汪芷洲不禁大吃一惊。此时，安庆起义的消息，汪家

及舜仪已耳有所闻，他们都在为熊成基的命运担心。熊成基的突然到来，汪芷洲又喜又惊。汪芷洲是前清秀才，知书达理。他对清朝廷当时腐败现象极为不满，对熊成基的革命壮举深为钦佩。因而，见到熊成基安然无恙，当然欣喜。可是，清朝廷捉拿熊成基的风声四起，密探的幽灵又在他家四周游荡,因而对他的安全十分担心。为防风云不测,汪芷洲当时没有把熊成基到来的消息告诉家中任何人，也没有让熊成基在屋内居住,而是叫他在天井的紫藤架下的躺椅上过夜,自己则坐在旁边望风守护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可以随即帮他逃走。

一夜平安无事,天刚放亮,汪芷洲悄悄将他藏到一间隐蔽的阁楼上,不让露面。为了掩人耳目,汪家当天又大张旗鼓地请来和尚念经,超度亡人。木鱼声声,诵经呐呐,密探和邻居当然是不会注意的,就连程舜仪当时也不知道,未婚夫婿就在身边。

熊成基本来想见一见舜仪的,可当时的处境太危险了,暗探不时在汪家探头探脑，他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。

熊成基没有能见到心爱的未婚妻。程舜仪也没有见到这位名声赫赫的未来夫婿，双双都是非常惋惜的。封建的礼教，危险的局势，没有能让这对未婚夫妇含情脉脉地见上一面。只是在熊成基临走前,姑母才悄悄告诉她:"熊家相公来了。"她真想壮起胆子求姑母帮她去见见熊成基，无奈那无情的封建道德,又使她羞于启齿,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但她还是趁天黑的时候，独自躲在屏风后头，贴着无情横在面前的屏风，听到熊成基和姑父的一段感人肺腑的简短对话。

汪芷洲心思重重地低声说:"安庆壮举,震惊朝廷,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,就连我家也被暗中监视了。"

熊成基慷慨陈词："清兵入扬州,屠城十日,血流成河,成基永不忘记。只有推翻当今野蛮专制之政府，重行组织新政府,才能使我国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。成基愿以一腔热血,浇灌中华自由之花。"

汪芷洲点点头,深表同情地说："可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怎么办呢？"

熊成基毅然地说："东渡日本,求见孙中山,以图再举！"

夜幕降临,月黑星稀,汪芷洲打着灯笼,将依旧化装成和尚的熊成基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出城外，送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。

四

熊成基来到日本，找到了同盟会，见到了孙中山、黄兴。三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孙中山、黄兴对安庆起义大加赞赏。他们一起分析失败原因，分析国内局势，研究革命动向，探讨今后活动步骤……。

1909 年春天,黄兴找到熊成基,说："如今革命经费奇缺，我这里有几份日本的军事秘密资料,对俄国大有用场,想物色一位最可信赖的同志去东北联系出售,以筹资金。"

熊成基慨然道："我去！"

黄兴沉思片刻："仁兄足智多谋,你去当然再好不过,只是安庆之举,风声尚紧,风险太大！"

熊成基回道："革命哪有没风险的？怕牺牲何以谈革命！"

黄兴向熊成基投以钦佩和信赖的目光,点点头说："你去也好，要多加小心！"

熊成基要回中国筹集革命经费的消息,传到友人耳中,大

家竭力劝他:“你是安庆起义的‘首犯’,风声未过,不去为好!”

熊成基说:“我不去谁去?谁去没风险?革命怕风险,还革什么命!”

劝说无效,熊成基毅然起程回国。

他来到长春,化名张建勋,住在一个叫臧冠三的家中。臧冠三的儿子也在日本,是革命党人,与熊成基相处很为友善。照理,熊成基住在臧冠三家是颇为安全的。熊成基向臧冠三许诺,如果资料生意做成,定会给他重酬。谁知臧冠三虽然满口倡言革命,实为一市井庸夫,极不可靠。他明里暗里要挟熊成基,三番五次向熊成基借钱,熊成基对他说:“我所带银两剩余不多,只能给你很少一点。待生意做成后,一定给你丰厚的酬劳!”

臧冠三对熊成基初时热情过甚,渐而奸刁显露。熊成基自知此乃势利小人,不可信赖,便离开臧家,去哈尔滨。几经周折,总算与俄人谈妥秘密资料出售事宜。正当成交之时,清政府派往英国视察海军的海军大臣载洵等经俄回国,途经哈尔滨,清政府急令地方严加戒备。载洵到来前夕,地方又有传闻:革命党人密谋刺杀载洵。于是,四处戒备尤严,并悬赏捉拿革命党人。熊成基为免惹事端,住在秦家岗下坎宾如栈内极少露面。

贪得无厌的臧冠三,见到熊成基去哈尔滨好久不归,料定他发了大财。于是,又赶到哈尔滨找到熊成基,索要重酬。熊成基告诉他说:“生意刚谈妥,尚未成交付款,待数日定会给你酬劳!”

臧冠三不信,以为熊成基在搪塞他。眼看重酬无望,又见军方四处捉拿革命党人。臧冠三心一横:向官府告密。

早在熊成基住在臧冠三家中时，一次酒后失言，道出了自己真实姓名。臧冠三不禁暗喜：官府悬赏五千银两，捉拿的就是这个熊成基。如果将他告发出去，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就可以到手。这可真是送上门的财神菩萨。但他没有急于告密。一来，他儿子也是革命党人，在日本和熊成基相处友好，一旦告密,对儿子不利；二来,熊成基当面许诺,事成之后,给以重酬，何不等等再说。而今重酬无望，利令智氏的臧冠三，何谈儿子，何谈革命，便立即向吉林巡抚陈昭常告密。陈昭常获此密报，喜出望外。他先将臧冠三扣留作质，又立即调集人马直奔秦家岗下坎宾如栈，将熊成基一举捉拿，次日押至长春,急急电奏朝廷 安庆兵变首逆熊成基,于 20 日在哈捉拿归案。因系叛逆重犯，未敢擅专，请旨定夺。

陈昭常一边急电朝廷,一边指令对熊成基“特别优待”,遂在中军处设宴款待。熊成基也就将计就计，在这场“鸿门宴”中即席宣称：“陈公如此待我,不独我一人之荣幸,我实为革命前途贺……尤为中国前途贺！”豪语却敌，大义凛然。他们名为宴请，实为审讯。吉林巡抚陈昭常、提法使吴燾、提法佥事傅善庆，以及公署幕僚倾巢俱出。他们轮番审讯，不给喘息之机。熊成基虚与委蛇，舌战群顽，直至日影西斜。

在解押熊成基去提法司的路上，吉林百姓闻讯出迎，夹道围观者如堵，争先景仰革命党人的英雄丰采。熊成基手铐脚镣,面带笑容道：“诸君珍重 我死犹生 我愿以一腔热血,灌自由之花。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之首领。今生已矣，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！”

熊成基押至法署典狱科办公室继续审讯，众法官轮番上阵,熊成基“抵掌而谈,滔滔不绝”,直至三更。第二天继续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讯，主审傅善庆，审讯专题是安庆兵变。熊成基一听，立即慷慨直言。并写下洋洋大篇的‘自供书”：

吾生平磊磊落落，言无不吐，既承明问，直书胸臆以答。

宗旨 推翻野蛮专制政府，重行组织新政府，俾我同胞共享之幸福，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耻辱。

理由 满人自吞我土地以来，待我汉人之手段，异常阴毒。入关之初，杀我汉族，彼时尸骨已接成一大地毡，盖于中原之全部；鲜血已积成一大红海，流于支那之本部，当时称为白骨山，红泽海，殆非虚语。然最惨者，惟我扬州。满兵入城，连杀十日，靡有子遗。扬州如此，他处可知。其后历年来待我汉人之尤阴毒者，历举如下：

一、海陆军权不与我汉人也。……

二、政权不与我汉人也。……

三、不问我汉人之生活也。……

四、不开我汉人之智识也。……

有以上之理由，故有种族革命之决心。现在处于竞争之时代，强者存，弱者亡，人所共知。而我中国土地如此之大，人民如此之多，何以不能立于优胜之地步耶 要之，月先晕而后风，础先润而后雨。吾中国之所以弱者，由于政治之不良故也。或云，现在预备立宪，一经实行，则中国之病根必可消除矣。噫！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决也。譬如人生一痈，徒以药敷其外，不肯将此腐败肉挖去，能期全愈乎 况君主立宪，乃特别专制之代名词，非人民得有参政权也。夫在未立宪时代，助政府压制人民者，不过官府而已。设已立宪，反多各省之议员为政府助

矣。君主立宪时之议员，乃非禽非兽之蝠。日则入于兽类以买兽之欢；夜则入于禽类以骗禽之食。然谓非禽非兽之蝠者,犹属良善名词,其实与御者等,不过为贵族执鞭策马而已。有以上之理由，故又有政治革命之决心。综此两念,比较参观,种族革命开其先,尤必有政治革命继其后。何以言之？推倒满政府，固为今日除一大障害，而政治不能改良，仍蹈数千年专制之弊，则虽以汉易满，亦未必彼善于此。吾同胞当知我今日之革命，不仅为种族问题,尤注重政治问题也。……

写完自供书，熊成基最后签名：革命。

熊成基的自供书,壮志凌云,大义凛然,字字句句,掷地有声。可谓一篇革命志士忧民救国的宣言书，一篇中国近代史上的正气歌。陈昭常、傅善庆等人读完这份自供书,顿时毛骨悚然,大汗淋漓,立即给朝廷电奏“拿获安庆兵变首逆熊成基。现据供认各情于倡乱缘由、革命宗旨,均各直言不讳,自系正犯无疑。”奏电还要求安徽巡抚朱家宝派人来吉林“验明正身”。几乎就在同日，安徽巡抚朱家宝电告吉林巡抚陈昭常，将立即派专员送赏银五千两，并索要熊成基供词。一时间，清朝廷的鹰犬弹冠相庆，邀功行赏了。

一次次的审讯,软硬兼施,百般花招,千般利诱,想从熊成基口中弄得革命党人的内部情报。可熊成基总是凛然回答：安庆起事,乃我一人所为,另无他人 来东北之后,除臧冠三外,亦无他人与我交往。熊成基还巧妙地借题发挥,多次提及革命党人要暗杀作恶多端的清廷走卒，陈昭常之流敏感的神经受到震慑，不敢再提及余党及密谋之事。

实际上,熊成基被捕之后,革命党人和有识之士,都在想

方设法营救熊成基。吉林巡抚衙门的日文翻译、同盟会员廖仲恺和在东北活动的革命党人商震、林柏渠等人，都在多方营救。无奈因熊成基是朝廷悬赏提拿的“安庆首逆”，看押十分严密,审讯地点多变,难以营救,不得不待以时日,伺机而动。

究诘至再,熊成基矢口不移。敌人也怕夜长梦多,便草草收场,给清廷军机处电告 审讯终结,请旨定夺。

军机处很快回电 奉旨,熊逆成基,验明正身,即行就地正法。

接到复电,正是农历除夕,照例停刑。大年初一,傅善庆破例来到狱中，假惺惺给熊成基贺年。熊成基谈笑自若，说：“惭愧惭愧,不料又增一岁矣 生杀存留,听之而已,所虑者满政府故博宽大之名，或从轻处以禁锢，则予将不得达其流血目的耳！”一番话语，再次表达了志士愿以一腔热血浇中国自由之花的豪情壮志。

也是大年初一，安徽巡抚朱家宝，不顾年关休假封印旧例，发电通知，已派知府豫咸、管带官李玉椿来吉会验熊成基正身。

李玉椿就是那个起义前被砍了一刀，装死跳窗逃走的马营管带。他与熊成基共过事，认识熊成基，所以派他来验明正身。

豫咸、李玉椿到吉林后,潜往狱中,一时也认不清熊成基的面目。牢狱的折磨，熊成基变得面容枯槁，人形消瘦，李玉椿初见不敢认定。后来，拿出熊成基军官着装的照片，细细比观，验明确系熊成基正身。从而提法司指令“派妥员更番守视,无任疏虞”。

1910 年 2 月 27 日拂晓，管狱官传唤熊成基。熊成基自

知死期已至,便从容更衣,盥沐理发,披上外氅,随行至检察厅待审处，款以洋酒，傅善庆等狱官劝酌。熊成基笑谈如往，一饮而尽。狱官们再劝酒时,熊成基说“:不可多饮,至刑场我还想演说的。”少顷，傅善庆对熊成基进行死刑宣告。熊成基含笑向狱官们说“:郑重,郑重,后会有期!”

押赴刑场之前，熊成基要求照像。照过像之后，立即押至巴尔虎门外刑场。吉林民众得知英雄赴刑的消息，纷纷涌向九龙口为烈士送行。熊成基昂首对送行的民众说：“诸君！诸君！你们不要疑惑我为盗、为奸、为杀人之凶徒，我乃一慈善之革命军人！我死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在！”说完，他又大声宣传革命宗旨，闻者无不为之感动，潸然泪下。

刽子手举刀，命其跪下。熊成基坚决不跪，遂刀砍而头落。

是年,英雄年仅 23 岁。

熊成基就义后，同乡邱蜀门缝其头，装入棺中，移厝于吉林望云山南坡，树碑曰：熊成基之墓。

烈士缔造共和，捐躯殉国，鲜血没有白流。烈士的鲜血浇开了中国自由之花。就在烈士牺牲的第二年，气壮山河的辛亥革命，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，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诞生了。

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参加了熊成基烈士的追悼会！

民国政府签发褒彰令，追赠熊成基为陆军上将！

安庆建造了熊成基烈士祀祠！

吉林大地遍唱熊烈士的赞歌！

扬州故乡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熊成基陵园！

熊成基,一个英雄的名字,荣载史册,光耀千秋！

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盛白沙

李为扬

词曰：

南国风雷，惊霹雳、五羊百粤。护法统、孙公树𣏌，大张挞伐。易帜荆襄韬略胜，扬波珠海楼船接。白沙公、屡战建殊勋，狂澜歇。

卫元首，坚如铁，为革命，马前卒。突汕头浪涌，英雄喋血。斩棘披荆干将刃，河山带砺厉神州月。展新图、继往复开来，怀先烈！

这一首《满江红》是《扬州现代诗词》上所刊盛华纪念其先尊——海军先驱仪征盛白沙烈士诞辰一百周年所撰。词意概括了烈士生平主要事迹，达到“怀念前贤，激励后昆”目的。现根据此词精神再将细节全部演绎出来：

盛延祺，原名延年。字白沙，号益斋。系盛元龄之长子。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腊月廿四日（1894年1月30日）。祖居为仪征天宁寺塔右盛氏“世德堂”。自幼聪颖，少怀大志。童年时，即任侠尚义，好打抱不平。年稍长，入塾读书，博闻强记，过目成诵。暇时喜听父老讲仪征掌故，对古代英雄人物，仰慕崇敬备至。每闻讲“扬州十日”，黄得功守仪，兵败捐躯，仪征全城殉难，庐舍为墟；辄欷歔太息，泫然涕下。尤爱朗诵苏东坡《念奴娇》词“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尝习

舞剑高歌此词,并向同伴说:“男儿生逢乱世,当挥三尺剑,立不世功,继承古哲前贤之志。大丈夫能马革裹尸,实为无上光荣。”

宣统元年(1909),白沙年 15 岁。考入南京“两江商业学堂”,初拟走实业救国的道路。明年,正逢“南洋海军学堂”[①]改组招生。白沙闻讯,投袂而起,向家人道:“方今国势孱弱,外侮侵凌,甲午之败,刘公岛之辱,割地赔款,国之耻也。今非富国强兵,不能振兴中华。非建立强大海军,无以保卫海疆。我愿立志振兴海军,效法英之纳尔逊[②]。”遂弃商学军。即宣统二年(1910),时年 16 岁,考入南京“南洋海军学堂”。在校与同学暗中传阅革命书刊,觉悟到必须推翻清王朝,才能拯救国家。爱经韩恢介绍秘密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,投身革命,并参与策动南京下关海军起义活动。

白沙入校甫一年,辛亥革命起,“南洋海军学堂”无形停课,白沙乃返回仪征,遍历城乡宣传反清革命思想。九月十九日(1911 年 11 月 9 日),仪征光复。翌日,仪征县议会成立,白沙当选县议员,时年 17 岁。在议会中,他虽年纪最轻,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力。往往立论精辟,口若悬河,满座惊叹。因此议会中革命正气大张,豪绅敛迹。

民国元年(1912)元旦,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。秋末,海军规定前“南洋海军学堂”学生于年底到上海海军总司令部报道,经过甄别,合格者一律到山东芝罘“烟台海军学校”复学。民国 2 年(1913)1 月,白沙先赴上海参加甄别。2 月,由上海乘法国邮轮塘沽号北上,前往烟台海军学校继续肄业。同行者有陈立芬、周宪章、徐世端、王福耀、汪家材、江泽澎等。入校后,孜孜不倦,勤学苦练。六七月间,烟台海军部分官兵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